

走出死亡阴影 夫妻重归于好

母亲患绝症 儿子倾全力救助

2000年2月,北京某医院内科病房,时时传来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躺在病床上的66岁的安月英哭着请求守在身边的儿子索敬民:“儿啊,你要是真孝顺的话,就赶紧帮妈死吧。”索敬民紧紧地攥着母亲的手,禁不住泪如雨下。

安月英在生下女儿索敬慧不到一年时就守了寡,那一年,她才28岁。她用柔弱的肩膀,支撑着这个家。兄妹俩渐渐长大,成立了的家庭,而且事业有成。安月英也积劳成疾,累倒了。1990年,她患上了急性糖尿病。当时,她怕影响孩子们的工作,就没有告诉他们。谁知,由于治疗不及时,转成了慢性糖尿病。

1999年底,安月英突发糖尿病并发症住进了医院。当时,索敬慧正在英国讲学,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的索敬民扔下公司的业务,日夜守在母亲的身旁。就在安月英被疼痛折磨得不堪忍受时,她又发生了肾衰竭,每周要透析三次来维持生命。而且,她的各个器官都在衰竭,她已经无力再坐起来,就连说话都变得非常困难。

一天,医生将索敬民叫到办公室,向他交待了安月英的病情。医生说,根据他母亲目前的状况,最多只能活2个月。但如果每天打一种进口的营养针,隔两天输一次血,可能还能多维持2个月。这种进口针价格非常昂贵,一针900元,一个月需要27000元。透析的费用一个月大约5000元左右,加上输血和其他治疗

6年前,因为是否为身患绝症、在极度痛苦中挣扎的母亲实施安乐死,一对兄妹反目成仇。6年后,曾经坚决反对安乐死的妹妹,不堪忍受病痛折磨,在请求安乐死无望时,自杀身亡。临死前,她留给了哥哥一封信,将未成年的女儿托付给他。

的费用,一个月要6万元左右。医生问索敬民,是否能承担得起?

索敬民坚决地对医生说:“费用您不用担心,我一定会想办法凑齐。只要能延长母亲的生命,您就把所有能用的药都用上吧,无论多贵我都在所不惜。”

惨不忍睹 决定让母亲安乐死

2000年2月18日,安月英流着泪对守在床边的儿子说:“儿啊,妈有一个最后的请求,你一定要答应我。我知道我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,我只想早点走,别让妈再这么受罪了。如果你真是心疼妈,孝顺妈的话,就行行好,帮妈安乐死吧。妈求你了。”

索敬民急忙制止母亲:“妈,看您说什么呢?您一定要坚持,医生一定会治好您的病的。”安月英无力地摇摇头:“妈心里什么都清楚。别花冤枉钱了,也别再让我受这份折磨了。”

这时,又一阵疼痛袭来,安月英痛苦得脸都扭曲得变了形。望着母亲被疾病折磨的悲惨样子,索敬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。他想,既然医生已经下了结论母亲的病无法治愈,既然母亲活着就是痛苦,那么,就让母亲少受些罪,早点解除痛苦吧。也许做这个决定,要受到舆论的压力,要永远背负不孝的罪名。但为了让母亲不再饱受病痛的折磨,他

准备豁出去了。

索敬民给远在英国讲学的妹妹打了个电话,向她详细地讲述了母亲的现状和母亲的请求,并说自己已经决定同意母亲关于安乐死的请求,准备去跟医生商讨此事。索敬慧一听,马上急了:“哥,你疯了?你是不是盼着妈早点死啊?我坚决不同意。”

听着电话里的“嘟嘟”声,索敬民真是为难极了。可是,他还是决定去找医生。

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医生后,医生说:“我们不会答应你的请求。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,是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,我们怎么可以去亲手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呢?”

晚上,索敬民刚一进家门,妻子王芬就迎面质问他:“你要给妈实施安乐死?这是真的吗?敬慧已经打电话告诉我了,让我阻止你别做傻事。”索敬民轻轻地叹了口气:“哎,你们都不了解我内心的痛苦啊。”“可是,你这是在杀人啊!”王芬怒视着丈夫说。

为安乐死 夫妻、兄妹反目成仇

母亲一次次的惨叫,让索敬民决心自己来完成这件事。他查阅了有关资料,了解到曾经有一位丈夫在身患绝症、痛苦至极的妻子的请求下,自己想方设法买来了大量的杜冷丁,为妻子实施了安乐死。看到这儿,索敬民决定去托关系买杜冷丁。

而杜冷丁是国家控制药物,没有医生的处方,是买不到的。索敬民分头去找自己的朋友,请求他们帮忙。他有一些很有路子的朋友,他们都答应尽量帮他搞到。

2000年3月下旬,索敬民已经将杜冷丁凑得差不多了,他只等另外一位朋友再送来两盒就准备开始实施。那天晚上,当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时,发现妻子抱着那些杜冷丁站在他的面前冷冷地看着他:“索敬民,没想到你瞒着我还真的在买这些东西,你真的要把你的亲妈杀了啊?你不是人,是畜牲。”说着,把那些杜冷丁狠狠地摔在地上。

2000年4月14日,安月英在极度痛苦中,终于闭上了双眼。索敬民永远也忘不了母亲临死前那极度痛苦的表情,那时,她已经叫不出声来了。

2000年6月17日,索敬慧结束了在英国的讲学,回到了国内。当她找到哥哥的家时,王芬告诉她,她已经与索敬民离婚了。索敬慧吃惊地问:“你们不是一直感情挺好的吗?为什么突然离婚了?”

王芬于是将索敬民买了大量杜冷丁,最后让她发现全部给摔了的事告诉了索敬慧。

索敬慧在索敬民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他。索敬慧指着哥哥的鼻子说道:“我算看透你了,怪不得嫂子要跟你离婚,你不是人。我从此再也没有你这个哥哥了。”说完,转身冲出了门。

悲剧重现 妹妹将女儿生死相托

虽然妹妹不认他,但索敬民却时刻在关心着妹妹。有一次,他给索敬慧的一位好朋友打电话,向她打听妹妹的情况。那位好朋友告诉他,索敬慧得了糖尿病,在家休养呢。索敬民到处打听治糖尿病的偏方,然后按方抓来药给妹妹送去。妹妹不让他进屋,他就把药放在门口。

半年后,索敬慧的病情得到了控制,索敬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但糖尿病这种病是很容易复发的,时隔半年,索敬慧又住进了医院。索敬慧的病反反复复,病情也越来越严重。时间一长,她的丈夫肖刚受不了了,提出了离婚。

2005年5月,刚刚离婚两个月的索敬慧又遭受了下岗的打击。双重的打击使索敬慧的病情一下子加重了。2005年10月,她也出现了糖尿病并发症的症状。她与母亲的症状很相似,双脚溃烂,疼痛难忍。紧接着,她又开始排不出尿,最后发展成尿毒症,也要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。索敬民再也不顾妹妹的反对,每天守在医院。

索敬慧清楚属于自己的日子不多了,她在饱受这不堪忍受的折磨时,想到了死。她开始理解母亲为什么要求安乐死了,也理解哥哥为什

么同意并准备为母亲实施安乐死了。她真想要求哥哥也为她实施安乐死,可她开不了口。她深刻地体会到了哥哥所承受的巨大的舆论和精神压力,她不能再让哥哥为她而背负这一沉重的枷锁了。

2006年3月27日夜,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索敬慧趁病房里的病友都睡着了,挣扎着悄悄地爬上了窗台,从4楼跳了下去。

索敬民在病床的枕头下发现了妹妹的遗书。

哥哥:首先,我要对你说声对不起。现在,我已经深深地理解了您,也为自己几年来对您的做法而后悔不已……

我很清楚自己这种病的结局,我要先走一步了。我只有件事放心不下,那就是女儿晶晶。她才16岁,还不能自立。在此,我将晶晶托付给您,你一定要将她培养成人,让她上大学,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,做一个正直的人。哥哥,我相信,您一定会做到的。

最后,我要对您说一声:哥哥,我爱你。

2006年4月5日清明节这天,索敬民将妹妹与母亲一起合葬在了万安公墓。他带着晶晶,将一束鲜花放在了母亲和妹妹的墓前。

索敬慧死后,王芬从亲友那里了解到了整个事情,她开始反思自己过去对于索敬民是不是太偏激了。5月20日,她鼓起勇气找到了索敬民。对于王芬的到来,索敬民的心灵感到了莫大的安慰。现在,他们正准备复婚。

(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 未经许可,谢绝转载 阿丽

一老人向夺命网吧录像厅开战12年

1994年10月末的一天,在辽宁省盘锦市于家楼地区发生了一起车祸,一辆卡车追尾一辆摩托车,摩托车上的一男一女当场死亡。在车祸现场,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哭得痛不欲生。经查明,死者系夫妻关系,男的陈某在辽河油田工作,女的叫李新华,是辽河油田的小学教师,当日,夫妻二人为了寻找看录像成瘾逃课的儿子小东,在骑摩托车寻找的过程中,被后面卡车追尾而发生了惨剧。哭泣的老人叫李显光,是死者李新华的父亲。外孙小东回家后不但对父母的死没有愧疚之意,在父母还没有出殡的一天夜里,趁亲戚不注意,再次跑到录像厅、游戏厅玩了一夜。外孙如此丧失人性,终于激怒了李显光,他发誓:一定要将这个毒害青少年的“毒瘤”调查到底……

飞来横祸

69岁的李显光这一辈子的工作都没有离开孩子。他从事教育事业41年,长期担任中小学校的校长,1987年离休后,一直在做关心下一代的工作,是盘锦市盘山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。

望着女儿和女婿的遗像,李显光发誓:一定要将害人的录像厅和游戏厅查明白,不让他们再害人。他每天早晨7时30分都准时从家出发,随身携带的微型录音机和笔记本成了他重要的暗访工具,从兴隆台到盘山县,沿途只要看到录像厅、游戏厅李显光就进,直到下午5时才回家。

一次,在盘锦市辽河电影院录像厅,李显光进去后,看到有几个学生模样的青年正在看录像,于是李显光便问几个青年:“你们怎么不上学啊?”“我们对上学没兴趣。”其中一个青年回答。李显光又问:“看录像的钱是谁给的啊?”“家里。”一个青年答道。“那你们不上学来看录像家里知道吗?”正问到这时,一个青年挥起拳头说:“老头,你问这么多做什么?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。”说着就要朝李显光打去,多亏旁边有人劝阻,老人才得以脱身。

一次,李显光暗访录像厅,在录像厅门外有一个节目预告栏,有七八个节目,内容有武打的,色情的,封建迷信的,2元钱就可以看一天。李显光也花2元钱走了进去,在不足30平方米的屋子里,窗户被堵得严严实实,只有一个小的通风口。屋子里有30多人,大都是十四五岁到二十岁左右的青年,有很多看起来像中学生模样。屋内比较黑暗,而且烟雾缭绕,录像里不断放出黄色画面冲击孩子的眼睛,懵懂的孩子没有任何表情,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。这不禁让李显光担心起来,这些正处在十四五岁青春期的孩子未来可怎么办?在游戏厅里,李显光以找

外孙为由进到里面。这里青少年更多,他们的书包放在一边,双眼直盯着画面,如果在“打斗”中取胜,就会有一个裸露的美女出现。李显光还看到,有的孩子在游戏机前模仿驾驶员,有个方向盘在控制方向,画面上就和实际开车一样,每当快要撞上别车的时候,孩子们都会发出惊呼的声音,看起来很刺激,孩子们玩得都是乐此不疲。

怎么样才能让孩子们远离毒瘤呢?老人总结了近一年来对暗访全市70多家两厅获得的未成年入上录像厅、游戏厅的第一手资料,结合自家的遭遇,以及给家庭带来的危害,写成了《切莫让中小學生进“两厅”》、《走出“两厅”的魔影》两篇文章,文章在盘锦日报发表后,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,1995年,盘锦市市委书记对该文作了重要批示,要求全市上下禁止未成年入进两厅。

一时间,盘锦市的两厅基本不见未成年人的身影,李显光暗访两厅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。

悲剧重演

“两厅”的气焰下去了,但是老人的暗访并没结束,从1994年到2004年间,他每天都要抽出一些时间去“两厅”,对那里的未成年入进行监督。而且每年过年的时候,他都要召集大家在自己的家里开关于“两厅”危害的家庭会议,以免悲剧再次发生。但,天有不测风云,悲剧再次发生了,新的网吧毒瘤进入了老人的视线。

2004年的一天,李显光正在家里看资料,儿子打电话来说,老人的三女儿李新立有病住院了,让老人赶紧去一



李显光写出了大量关于儿童教育的文章

趟。三天后,始终认为女儿已经脱离了危险的李显光看到亲戚们来了,顿时心里明白了。老人从亲家的口中得知,女儿的死亡也与网络毒瘤有关。

李新立50岁,是个沥青工人,刚退休在家。小聪是她的儿子,是辽宁省阜新某高校大二的学生,因为学习成绩优异,在大的时候还是班长。大二的时候,小聪因迷恋网吧,经常逃学,多门功课不及格,被学校勒令退学。李新立恨死了网吧,她坚信母爱能让儿子回头。在她的努力下,校方同意小聪留校。为了儿子的前途,李新立来到阜新租了一间房子陪读。在陪读的半年里,小聪似乎每天都按时上学。要放“五一”长假了,小聪让母亲先回盘锦,说自己过几天和同学一起回家。然而在2004年5月,校方告知已经返回盘锦的李新立,小聪这半年根本就没有上几天学。得知真相,母亲一时气急,突发心梗而撒手人寰。

回家奔丧的小聪一进门就开始打瞌睡,原来,这些天他一直在网吧中玩游戏、看电影,已经几天没有好好睡觉了。知道事情经过后,79岁的李显光再也受不了了,十年前因为大外孙去“两厅”,失去了二女儿和女婿。十年后,悲剧重演,因为二外孙去网吧,永远失去了三女儿。老人这次再也不想通了,为什么大学生都被吸引住,网吧又要害多少人!此时的李显光已经79岁,精力大不如从前了,但为了和新的毒瘤做斗争,老人决定拿着10年前就开始用的两件暗访工具寻找网吧。

暗访不止

2005年2月,在对盘山县部分乡镇网吧的调查中,李显光一共调查了4个乡镇7个网吧。“玩家”中,90%以上是未成年入,80%是在校的中小學生。通过两年多的调查,李显光总结出四个进入网吧的未成年入的特点:第一,都不穿校服,也很少见背书包

的;第二,都知道网吧不让未成年入进入,所以遇到检查的,都说自己成年了;第三,都是背着家长和老入上网的;第四,都是为了追求强烈刺激而上网的,根本没有见过青少年进入网吧是为了学习或者查资料的。

李显光在报告中感叹“我不懂电脑,不会上网,但我发现,网络游戏的设计者抓住未成年入的心理,将游戏设计得非常诱人,充满了暴力。还有不少色情网站,到处是淫秽不堪的镜头,使青少年受其毒害而不能自拔。网上交友可以宣泄感情,可以不负责任,结果有的丧物、丧财,有的丧命,有的被施暴。进这种网吧没有一点儿好处,会摧残青少年的身体健康、心理健康,最终影响了孩子的学业,影响了社会治安。”

2005年李显光一共给一万多名学生讲过课,讲自己的家庭经历,讲自己的暗访经历,举行多次“坚决不去网吧”的签名活动,很多学生都签了字,签字的学生都再没有去过网吧。每一次作报告,对李显光老人来说都是特别痛苦的。但看到自己的劝说,让不少孩子远离了不健康的网络虚拟世界,对尚沉迷网络的孩子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防微杜渐的作用,他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如今,他写出100余篇、70余万字关于儿童教育方面的文章,其中包括三篇关于防范儿童被网吧、游戏厅毒害的调查报告,并转交给政府部门。李显光始终认为治理网吧不能一刀切把它关闭了,关键在于预防,教育青少年不要去网吧,教育网吧不要容留未成年入,不要违规经营。他有一个信念,要在有生之年沿着这条“拯救”未成年入的道路不停走下去……未经许可,谢绝转载 杨威 张翹晖